

星子縣志

星子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志下

文

告屯田劉居士墓文

宋 朱子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遐僻不得一  
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畀以郡紱至止之  
日望於四郊則山屹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邱零落  
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一

西荒郊廢圃之間其不爲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作  
爲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  
見公志度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  
過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夙  
昔嚮徃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  
也工告訖後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朱子

熹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學

欽聳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繼又咨訪得陶公栗里故居於郡境且知秘丞劉公蓋嘗祿於筦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辱爲遷民也允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遺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於祠下蘋藻在列誠意感通羣公有靈尙克歆顧

廣佑廟祈雨文

朱子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於大王其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二

禱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父母信之如蓍蔡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愆陰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熹等乃太速亂於禱祠之事罔克專於大王懈惰弗虔咎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枯禾稼槁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走羣望懇祈備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駁焦然不能有膚寸之合秋陽益驕燥烈殊甚物之蒙害日以益深若自今以往三日不雨則千里之民所恃以爲生者蕩析無餘而無以爲食其老弱將轉乎溝壑而其少壯

者將散而爲賊盜以爭其旦夕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失今不救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之不可拯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爲莫若奔走歸誠請於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以惠綏之則今日之內熹等齋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棄絕之熹等退而恐懼以待誅殛不復進而禱矣恭惟大王闔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有意哀此千里之民則願無愛而亟爲之熹等之願也拜伏於庭不勝哀叩懇切之至謹告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三

豐利侯廟祈雨文

朱子

熹多病不才濫尸郡寄修政不德以干陰陽之和自秋以來天久不雨早稻雖已收成而晚田不免告病吁嗟之禱徧於羣望而嘉澤未應風日益高氣日益寒雲旣合而復離禾旣秀而不能有以實也朝兢夕惕不遑啟居惟侯聰明久食茲土雨暘之柄惟厥攸司日者雖已致祠懼或不能蠲潔以達誠意欲躬走謁又恨符印之守不克以前謹遣某官奔告祠下而熹祇率僚吏敬送於門西望叩頭再拜以請惟侯哀矜

賜之一雨以卒終歲之惠則豈惟吏之不良獲免於戾而邦人父子實蒙其休所以報事侯者其敢有懈也

文公因禱雨有應親書時

若二字扁之

### 卧龍潭送水文

朱子

徃分靈液來卽祠壇誠未格於幽潛澤尙愆於田畝惟時淹久懼弗吉蠲敢奉水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炎氛尙神聽之淵冲鑒微衷而饗答

### 勸農文

朱子

## 星子縣志

###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四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礲塉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蒔旣不及時耘耨培養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畧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穫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冰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

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目覩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

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祀天眼尊者周顛仙徐道人赤脚僧文

明 太祖

昔者具色相空萬物而空法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期若

是歷苦劫於無量今者神之妙用幽隱於廬嶽獨爲朕知而濟朕難然朕終不佞於利濟之心當以禮謝雖然神以靈妙不測矣尋常無礙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周遊乎八極翫閱人情猝然禮至杳然弗應豈不爲世所嗤故先期京師已告諸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廬嶽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謝而已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所善者慕而不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與

祀天妃文

彭夢祖

惟鄱陽之風浪天下莫不聞也而徃徃有覆舟之厄惟神之赫赫靈爽亦天下莫不聞也而徃徃拯人於沉流危迫之時是以天子每遣使者冊封島夷徃來大海溟洋之區惟神是禱而亦惟神是佑咸得竣事而歸此神之功彰明較著者也甲午之春余守茲土堤工告成宜有祠鎮之余曰請毋他祠惟神是祠實以楊瀾左蠡暨青山神林浦一帶上下幾百餘里尤稱洶湧而冀神之有大造於徃來舟行者也一二年間

頗無他虞不意三月二十七八以後狂風連日日夜不休而舟覆者無慮數十艘溺死者亦無慮數百十人男歟婦歟老歟穉歟東西南北何方人歟客死洪濤家鄉未知遺骸飄泊暴棄沙泥陰風苦雨冤魂悲啼吁嗟痛哉尙忍言哉余小子惻然食不下咽眠不貼席已捐金命星子縣典史吳國寧徧野廔埋間有惡少乘人之危搶人之貲各各繩之以法而猶恐繼此復有是厄也不訴於神人力何施則與道士約曰每有迅風急詣神祠誦解厄度人品經而余小子亦匍匐叩首

惟神是祈伏願普施元貺救此顛危以佐上帝好生之德以慰余小子區區不忍之私且以彰神之靈感於百千萬禩而茲祠之香火益烜奕永無窮已時矣惟神儼然格斯鑒斯

二賢祠祝文

彭夢祖

二先生宋代之真儒也使先生在端揆則燮理得人使先生在經筵則啟沃有裨而乃先後出知南康軍宋室之不競可知矣夫宋室不能大用先生以造宗社生靈之福而南康乃得藉重先生以增山川井邑之光所以特祠崇報於無窮者

也夢祖等忝牧茲土景仰先哲羹墻之思其誰能忘過化之  
功於今爲烈茲屆仲春陳牲奠帛唯先生英爽尙其匡予不  
逮以惠此遺黎於百千萬禩尙享

星子儒學上梁文

彭夢祖

孔子爲萬世仁義道德之宗師學校乃昭代造育英賢之重  
地邑惟星渚名著南疆考卜啟先朝夙正離明之位經綸恢  
此日僉謀震出之方爰測土圭遂獲靈址工師求大木悉收  
梗楠杞梓之才匠石削方員上干台斗奎躔之象敬涓吉日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八

峻架首梁五鳳翼以周翔雙虹矯而欲奮宮墻數仞儼尼山  
鳥革翬飛絃誦千門應泗水蛟騰龍起二百年待開之奧壤  
倏焉鼎重斯文億萬載始構之宏基偉矣泰光吾道式陳嘉  
頌允叶貞符 梁之東雉堞排雲繞辰宮奎聚輝輝迎曉日  
文章東壁氣如虹 梁之西金風飄拂桂花枝廬峯兀兀聯  
冊府飛騰便作月宮梯 梁之南朱明浮曜日光涵玉澗盈  
盈作泮水圖南九萬天風寒 梁之北五老峯堯回地脉黃  
堂耿耿德星明直拱天樞分五色 梁之上牛女分躔懸緯

象多士衮衮闐闐開氣吐虹霓三萬丈 梁之下山川攢結  
森圖畫彭蠡汪汪光接天多少蛟龍長鱗甲伏願上梁之後  
聖靈永奠道脉增長陶冶人文冠裳鱗萃結蟠秀氣佩組蟬  
聯儲楨幹宇宙之真材作柱礎明堂之大用等乾坤而覆載  
並廬蠡以高深

祈晴告文

彭夢祖

南康瘠土也而逋負每以萬計豈獨吾民之頑亦連年水旱  
艱食致然今年雨水充溢田禾茂盛鄉井懽然謂數十年所

罕有度可以書大有之年完積歲之逋矣豈意夏秋之間畢  
師爲崇晴未數晷雨輒連夜白水瀾望禾苗枕仆堅實者零  
半熟者腐吁嗟乎此吾民之膏血所恃以爲命以解旦夕倒  
懸之急者也而何不幸遂罹斯厄也方今天子內寢爲燼大  
工鼎建一切征輸迫如星火以十餘年所難完者而責完於  
一旦有司皇皇措手無策息肩無期而奈何忍見今日登場  
之穀之盡損於暑雨中耶某等奉職無狀上天降罰宜在厥  
躬而加之禬民民之望惠於神與上帝等而神又安能愬然

不拯斯民之急以紓有司之困以佐國家經營之大計非神之心亦非所以盡神之職也某偕我僚友率我父老恭詣神前稽首是禱惟神冥冥之中訴於上帝告於風雲諸神願賜一月之晴以遂登場之慶神不憐有司而當憐吾民神不念吾民而當念天子露居之苦神其圖之

祭宋白石文

國朝  
謝約

癸丑歲孟冬月丁巳日南豐程山友弟謝文洵敢告於友兄宋未有先生之墓曰洵自癸巳甲午間已知南康有宋先生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十

隱居講學心竊嚮往思一造其廬及後彭躬庵林確齋得交先生洵與先生亦遂通音問乙巳僧石與從先生至程山相見互傾倒時魏叔子教授新城先生以書付石與招至合程山諸子作旬日之聚彼此以學互質訂一時契合之樂自謂有生僅事歷丙午丁未輒有書牘往還質疑自丁未八月十四日一書論禪者所見洵尚未及復戊辰秋遽聞訃嗚呼儒者相遇一時學術牴牾每不得合一如朱之與陸陽明之與整菴吾鄉羅近溪之與李大經往往開後人辨論甚至起門

戶之爭且志士生同時各有斯道之任正宜宮商和協以成  
咸英韶濩鳴盛治於千古反偏激相傾排爲斯道累豈非宇  
宙恨事乎如游之遇先生契合無間方自快幸謂絕學之昌  
明必自今日乃天奪先生之速游之悲愴又豈僅交情之私  
而已耶戊申至今又忽忽六載矣不得先生遺書一校訂以  
垂世俾先生正氣精誠湮沒無聞後生小子啟迪無藉則後  
死者之責何以自逭於先生何以告無罪於斯道乎由是寤  
寐不安者自聞訃迄今茲乃買舟而來訪於令子及遍索諸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十一

從游士抱書而歸合易堂程山諸子訂成定本寧簡毋泛寧  
存信毋存疑繕寫以藏俟圖刻於後日嗚呼以先生之道遭  
時之變不得大用於世斯固世運之不幸乃後之學者又得  
讀遺書而興起有爲也則先生之道未嘗不傳謹告

告元將軍文

邑人

干建邦

河清海晏四瀆仰太平之休徵浪靜波恬一方祈利涉之偉  
績功惟同於應地德自普於如天恭惟將軍濯濯龍光飄飄  
鯤化居宮亭而毓秀較勝分風送客之奇在江路以稱雄非

徒渡主爲梁之異是以寵膺厚爵不殊紀氏榮封丕著神威  
克配張公廟食此固紅裳不足比其靈白魚無能專其美者  
也言念洋瀾左蠡實惟星渚上流險過虔灘見說無風常起  
浪危踰蜀道空嗟有路莫登舟每翻覆於斯須誰爲援手偏  
沸騰於俄頃客盡消魂咸謂尊神總司要害遂使篙師戰慄  
蝴蝶莫憑堪憐旅命艱虞蜉蝣如寄夫忠能翼運旣爲開國  
之元勳况力可安瀾忍縱傷生之慘事毋謂淪胥已編於鬼  
錄難脫網羅盍思拯拔乃贊於天工易登衽席倘以水多罔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十二

象卸權爲分謗之階其如身受勅封統理仗伏魔之義豈聰  
明正直曾未察乎何洶湧顛連若無聞也建邦素心關切幾  
同從井之愚青眼具瞻敢忘臨淵之懼無能補救不揣敷陳  
伏願誼廣民胞情深已溺操持陰隲度往來均坦蕩之途駕  
馭陽侯俾上下免震驚之狀戢狂飈而成順境廣濟千艘消  
戾氣以妥周行永綏萬物則懷柔共慶式昭此日禎祥雖享  
祀彌隆奚黍當年名實竭誠敬告亟望垂慈

誄

靖節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至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至者人之簿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精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有晉徵士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遠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十三

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身棲於是乎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克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夫實以誅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賤貴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尚孤生人貴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哉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自致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照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體兼貧病人

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閒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惟是道性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歿無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閩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遺衆速尤迂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身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旣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

塵徃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書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朱子

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惟務私已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少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十五

性命之急切若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度幾事有成功民受其惠矣檢放之恩著在令甲本軍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騷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與丞相別紙

朱子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  
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卽疏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  
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邱林泉石號爲東南  
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  
洞者溪山邃密林樾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地雖遐僻  
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卽其處復立七  
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倘欲復  
修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克備洞  
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  
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生平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  
廩畧如祠官之人則在熹又爲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  
靡耗顧以事體希濶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  
公狀申聞惟冀均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  
從則熹之受賜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朱元晦書

宋  
陸九淵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

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剔伏想  
大攄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卽聞緒  
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  
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  
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厖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  
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  
怪石却畧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  
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佳處與

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徃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  
舍於其側春間攜一姪一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  
居前挹閩山奇峯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  
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  
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鷺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  
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啟助  
以卒餘教尙此未能登高臨流每自悵惘

廬山贈僧東隱書

有引

明  
但宗臯

擲筆峯下有東隱菴山疏東隱卽若昧法師別號因以名  
庵今稱東靜室南康但直生諱宗臯者嘗訪法師於此遂  
拜爲莫逆友法師居此三載徙黃巖興復開先後之揚州  
故贈以書

十月朔日廬山再拜東隱足下僕大塊一拳石耳彼蒼不以  
僕不肖授以巉巖突兀之形嶙峋厯落之性當世元公不察  
其不可復極口推轂獎借踰涯遂名曰廬山字曰匡廬號曰  
南鄣又別號曰第八洞天中間五老五乳九疊九奇雙星雙

劍二姑二古隆稱溢譽有加無已如人臣爵位已極復荷殊  
眷再益封萬戶加九錫僕何人斯敢當如是妙相莊嚴哉僕  
最幸者幼不生洛陽市中長不走山陰道上及其壯且老也  
又不躊蹰四顧西湖吳閫而獨僻處鄱陽終日危坐無京洛  
名謳悅其耳無纖腰皓腕娛其目無鄧氏錢郭况穴薰其心  
無大將軍魏其侯費其進迎無一切可駭可厭可泣可笑可  
怒可罵之事增其煩惱天之佚我至矣培我厚矣僕何敢自  
暴自棄不勉旃自愛以負所天惟是挹宮亭而洗垢澣清溢

而盪胸渴來取茗於谷簾飢來傳餐於瀑布寒來受衣於繡  
谷外侮來謹閉吾石門故富不慕陶猗貴不慕金張功名亦  
不慕韓范富歐獨於方區同好不能無情以故右軍則延之  
金輪徵士則延之柴桑青蓮則延之五老司馬則延之爐峯  
周朱二李則延之白鹿公擇昆季則延之白石之數君子者  
雖出處殊途隱顯別趣然於僕雅有一日之知譬之草木吾  
臭味也其行李之往來僕實數數供其乏困卽秦始皇漢武  
帝曾一過而問僕僕亦長揖上霄留欸漢陽豈敢以貧賤傲

至尊哉他日蔡氏尋真李氏騰空僕不但不敢分貴賤相且  
不敢分男女相矣若夫紫霄棲隱吳許鐵船董奉杏館周顛  
竹林陸居簡寂遠公虎溪耶舍歸宗道明布水則又仙釋同  
燈老佛並鼓僕豈敢謂好客若孟嘗公子開閣若公孫丞相  
招隱若淮南八公特以諸君子公子招之不來丞相迎之不  
入而獨眷眷於無似鄙人若有味乎其中者遂使僕浪得淮  
南之名謬陪八公之列耳至如足下更何言哉足下揚州美  
男子也揚州佳麗甲天下政如揚州瓊花自是天下無雙足

下髻齡時却不愛揚州瓊花翻有異域優曇鉢羅之好卽斷  
然削萬莖綠髮披一領破衲向十字街頭求爲佛弟子則足  
下又儼然揚州奇男子矣且足下實發跡興教興教在揚州  
鬧市中足下一落髮卽牢繫芒屨去興教徑走八區徧參名  
流或問法雲浪或請衣蓮池或周旋達愍遂東上天台南見  
普陀北趣五臺西徃曹溪五嶽名家相識大半最後丁酉春  
乃荷惠然而辱過鄙人當是時見足下眉宇非常秀色可餐  
卽遍告同盟諸君曰此真獅子兒哉奈何當吾世而失一若

味道人僕門祚衰薄久矣否極泰來白蓮且隱隱復生漢室  
中興其若昧當之乎遂專掃一室擲筆峯前督擲筆館人謹  
奉教唯足下之命命之足下至低徊留之不能去秋盡始一  
去花山問浪公去周三寒暑而又荷重尋舊盟再過我擲筆  
僕喜足下之再來也有留足下常住意矣乃更掃東靜室延  
足下足下住其中兩年遂改若昧號東隱則足下真有投分  
廬山與鄙人結綢繆叙殷勤意矣僕又恐東靜室侍者奉客  
不虔乃更移一紙道明子虛黃巖左席待足下足下旣入黃

巖便穩坐布水臺三年影不出山僕時邀殊崖劍峯玉京錦  
屏合掌立下風聆足下警欬若吳猛度石梁僕固欣欣兄亦  
栩栩僕於足下自分莫逆千古無兩而足下亦相視而笑且  
曰吾業已心許足下所不與廬山白頭如新者有如日於是  
又改東隱號黃巖已若曰旣爲黃巖主人黃巖一片地便是  
頭陀終老處黃巖而後不可改矣僕切自度以浮賤之軀馳  
驟數千里名人高士或辱聯鑣或許合席不可勝數荏苒至  
今馬骨漸高馬齒漸老先輩零落已盡後來作者未興而乃

於寂寞無聊中忽得一素心人如足下與之切劘一室窮日  
忘夜豈不大快豈不大快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足下雖  
與僕深坐窮巖而芳聲已不脛而馳無翮而飛一說法於黃  
鶴再應請於赤壁靈山會上拈花不止一人虎邱涅槃聚石  
亦爲首肯是以三湘七澤南嶽長老並走書向僕嘖嘖誦廬  
山獅子吼而僕又輒沾沾自喜何幸而至人出自鄙人一撮  
土也至於開先之役則僕奉足下尊矣信足下篤矣倚足下  
重矣僕於足下無以加矣何一閣芳草鞞足下蘧舍僕浩焉

長往足下以三月掃浪公塔誠是掃塔畢便宜鼓柂而西其自長干而之京口也何故自京口而之揚州也何故住揚州而眷戀不還也又何故七月但直生來望兄至而兄不至九月吳便生來望兄至而兄不至至於十月則自夏徂秋自秋徂冬可以至矣而兄竟不至豈其不見廬山遂有遐心乎抑亦大解脫人尙見獵有喜心乎僕自寂寞揚州自鬧熱顧足下何等人乃亦厭寂寞趨鬧熱平足下平日與僕所究竟何事猶有寂寞鬧熱橫在胸中乎如謂佛魔俱入乃是第一義

僕向從湖口見寂子則曰興教又開禪堂是足下已有千百億化身然恐足下頂中未必一一盡放光明也如又云足下瘡尙未瘳足下真能作維摩居士爲衆生示疾乎然維摩亦在丈室中耳揚州鬧市未必文殊菩薩肯低頭諄諄向居士問疾也况陳思岡棄給諫勇作棲賢主人汪靜峯棄大中丞密修蓮社淨業兩君皆經世人尙避世如仇入山惟恐不深親僕惟恐不密足下本一家骨肉同派昆弟何口血未乾遽寒前盟作癡漢子騎鶴妄想乎且思岡日問東隱何事南遊

靜峯日問東隱何不歸來僕已矣不足爲足下役獨不念二  
公相思意乎友人李白曾贈僕詩曰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  
明湖清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此又僕從  
來祖傳一分家產自奉奉人皆於此中取給至今不少分厘  
足下試度揚州梅花嶺拉金焦北固諸手握玉柄麈尾各談  
所有能與鄙人鬥勝乎請與足下約亟理歸棹幸僕頭顱尙  
無恙與僕湖上多住幾日問晴問雨亦自快事僕且偕鶴鳴  
行龜犀牛雙劍姊妹諸伴侶各現本來面目盛設家常茶飯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二十三

待足下足下其速來不然足下不得號黃巖號東隱亦不得  
號若昧矣足下果若昧也豈肯舍廬山趨揚州哉僕自是且  
與足下絕交此一紙便是絕交書足下他日相遇中原亦不  
得妄認知已握手道故謂不佞某年曾住擲筆住東靜室住  
開先巋然稱廬山長也言不盡意有懷縷縷廬山謹白

復謝約齋書

宋之盛

秋中得接五月廿八日書捧讀欣慰承詢及近讀何書工夫  
精進何似慚甚感甚書則無不讀而咀味處每失之疎性病

卞急思以養氣藥之然工夫悠忽求艾不猛症尙恐未減耳  
得手勅一誥毛骨竦然瀕月來頗覺精采信有道之言能起  
沉疴銘佩何極文莊困知記關二氏之學蔽道德以一言曰  
見根深聞蒂固蔽楞伽以一言曰見聞覺知皆發儒先所未  
發其他名言碩論莫逆於心者甚多一二疑處藉以就正先  
生謂宋明醕儒語未瑩處在人善讀盛甚服膺此言已立將  
書稿焚之志徙義矣獨盛闢禪一段智見謂智有天無地等  
語爲先生所深疑不敢不更自罄竭以需折衷來教謂以禪

者爲見智不是識禪未真乃知識智未真則且置禪而先辨  
智可乎來教本乾之貞論智謂正而固者必是非合理始足  
當之而盛則謂是非合理乃發皆中節地頭而乾之貞配冬  
藏則未發地頭也孟子明說是非是智之端若未發則是非  
未形靜正已耳禪家寂照無爲亦似靜正但乾之靜正保合  
太和則天地生物之理森昭於此合仁而言之也禪之靜正  
六用不行境智俱寂離仁而言之也朱子曰卽心有知覺可  
以見仁之包乎智離仁說智則知覺之源旣空其流亦空更

無理可窮無是非可擇識也然彼非實無所見同揣億者惟其牽於實見之差自詡爲本覺爲正智故就其所見所詡論之曰智見謂智而實則其未識仁也識仁則是非之理自有不忍於不合者矣來教又云見智見仁稟氣之偏猶是見理釋氏只以空寂妙圓爲究竟而視理爲鄣豈得同科盛則若謂以理之中正言卽大傳所稱見知者亦未必能合若以理之偏言則靜知妙圓亦圓而神之理理固無乎不在也

與謝約齋書

宋之盛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二十五

從躬菴篋頭得先生三月所賜書箴誨懇到知麓行情切中膏肓知先生憫惕垂危而施此瞑眩之劑感激涕零春間偶錄所見遠圖就正已恐啟旁人辨端稿脫復焚貴門靜子兄猶能言之前月杪躬老行李音濶念罷壯遊崱訪吁江已訂蒲後一日偕查小蘇覓舟會接躬老杖履又復止惕見聖不勇矧曰由聖以此慙負惆悵何已惕生平愛讀大程書而明道喫緊爲人無如識仁一章其他云且省外事但明夫善又云外面事不患只患不見自己皆重識仁也微言旣遠不復

知學者識仁用何限法爲用默識耶抑兼用學識耶抑默識  
卽在多學裏無兩地頭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外之省省何  
等事得毋與是內非外相似間嘗倣慈湖作反觀之學頗覺  
求放心爲切一日過開先聞禪者答人問反觀曰是名死水  
忽覺悚然後檢李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語又似覺彼看  
住此心強制不動爲死水而體認天理卽反觀謂之默識乃  
更活潑也未審是否大率惕致知無素強爲揣度雖時有所  
得同測光影唯渴思去來人片語指示庶幾併心一路不墮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二十六

兩岐見也先生洞若觀火諒不吝此暗室之炬惕將藉靜子  
面命爲枕上耳提矣身雖留病而心否忌醫幸先生重賜七  
發以起沉疴地厚天高德何可踰臨楮真切

與謝秋水書

宋之盛

癸巳夏月晤彭躬庵知盱江有秋水先生者倡明正學手援  
陷溺私心竊景慕之不謂流光蹉跎頓踰六祀則惕之過自  
暴棄概可知矣今正得接高座蔡靜子兄咨決疑義深爲驚  
嘆門下季通不知誰屬而惕仰此君謂道已西矣談頃出先

生所與躬菴二書事理一貫表裏洞達自純公定性書後無  
明決若斯者惕於此道無所窺而屢戰屢蹶志尙未已每覬  
同輩共証茲義度幾納身麻中投臭芝房聊以自取也若時  
驚豪傑視此爲迂贅不中用之物獨堪閉戶浮羅與禪會伍  
神州陸沉責將焉辭惕聞之憮然竊謂陸何以沉人心之邪  
淫爲之也心何以邪且淫大道之廢墜爲之也辟彼渾濁揚  
其流而汰之無益也不如進而濬源辟彼莠苗摘其青而芟  
之已後也不如坐而擇種夫此道則猶救世之種子源泉耳

嘗從一名紳游勸之學道曰已老惕曰惟道可以警耄曰多  
病惕曰惟道可以已病曰事煩惕曰惟道可以了事時值以  
臆對未遑折衷讀先生書至閒中物忙中則無山中物世上  
則無又安所謂不可斯須離云云真曠若發蒙矣惕滿身是  
病滿腹是疑幸與有道者居近世同而不果就正視彼千里  
命駕者何如惕雖不肖豈甘爲呂安下親炙之願冬以爲酬  
因靜子兄來附書不旣戊辰春正十二稽首

答謝秋水書

宋之盛

三月十日蔡畏子來白石奉到正月十九日手勅誘誨諄至  
讀之潸然不知此生何以幸同君子世又不知何以自纏自  
縛不一觀君子面詩云我之懷矣自貽伊阻其真爲惕寫照  
耶大學最難究竟誠究竟得則語孟諸經勢如破竹惕頃來  
以身體之覺無時無有物可格陽明云意之所在必有其物  
竊欲補一語曰物之所觸必加之意度幾常惺惺地隨動靜  
一切而劑之得所真大樂事自恨省克不勇終隔一膜然此  
箇塗轍見之或不差謬也先生允知允蹈所訂之義諒由明

睿所照不假揣度卽惕欲質疑請益亦不敢在尋行數墨間  
矣客春急友之難匍匐章門自度此舉不錯獨抱憾者不能  
愛人以德而反效兒女姑息態惡俗寅緣徒爾枉尋幾曾直  
尺彼旋作旋悔故以病症錄呈乃先生不痛加針砭而浮相  
唯諾何也豈惕捧腹之狀流播遠近先生意其名雖求療而  
中實忌醫故望而反走若是果若是則病不可藥矣苟未至  
於不可藥則尚祈先生之針砭之也今歲舌耕本里有二生  
淦州陳士魁來此同學惕各令其記日錄隨所見惕過便書

朔望取覽得借以懲改殊有益也顧引火自煖何如暴背太陽就正之懷終耿耿耳靜子門室長飢救死不暇未便拉之同席乃其病不在好立名節正在欲立名節不得尙當遠煩提命毋令爲門下周恭叔可也道義骨月彼此同之故復及此不旣三月廿日惕稽首復

答毛尊素書

宋之盛

惕往者學無師法喜以文字游戲隨人應酬嘗應禪者晦山之求作雲居賦序依阿禪理本惕罪案不期過塵尊聽謬意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二十九

野人可與參宗遠以書義全提委復不自省改以應晦山者應之旣而悔曰屬在同人不能勉效忠告又從諛焉罪滋甚矣若道阻音濶析疑無從客冬辱頒尺素兼惠詩箋且招過四祖與在浪和尚下風惕捧讀再三感慚交至幾於無地自容旣內訟失言又佐成高明人援儒入禪之癖若聲惕罪而致討焉惕罪何辭惕勉圖補過而拜望高明人返轅周行敢復匿狀惕近者粗自立脚識仁是務頗覺敬義大旨夤絕異學愧工夫作輟不成片段又僻陋在康離索是懼顧中心好

之屢蹶思振如田家者流脫粟是甘雖有導以辟穀茹芝可以引年之術非其所解解亦不願豈惟弗顧將不度弱小思援諸辟穀者同飽疏糲不自知其力之不勝任也伏覩老道兄和同儒釋宛欲以疏糲攬芝朮以良田入空山圓融旨趣幾絕縫罅而惕竊恐道兄慕辟穀之意勝於家常茶飯或未暇細咀嚼也細咀則本味自出匪芝朮所可擬亦非芝朮所能奪當有不問易牙而自辨者如必謂芝朮茶飯可供釜烹調此中滋味惕委不知願道兄刊落小引削去駢畧毋使人

謂村庄漢浪以虛名廁仙譜也學問之道不是則非無兩存並可知道惟道兄忖擇書不盡意餘緒屢屢率復

跋

跋太虛辨才廬山題名

宋

蘇軾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乃爾拳拳耶撫卷大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於太虛與辨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

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辨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  
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  
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朱子

熹既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  
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院藏之以備學者看  
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  
名太祖時其孫敞放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尙藏其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三十一

手鈔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

書周夏尹詩後

宋之盛

乙巳春中慨焉懷遠乘興自桐水入訪北嶺得讀周夏尹北  
征諸詩發墨潭浮漳江下大小孤過長干以達廣陵溯洄往  
復其間山川人物可興可觀可羣之概悉見乎詩詩冲夷樸  
摯一如其人顧西音氏序之疑其不怨余則謂夏尹宅身局  
外放浪山水間無可怨者窃獨怪近世士大夫之作何多怨  
也自唐凝碧池有賦音節悽惋千載以下人憐其才悲其遇

反覆流連於其辭真如老蕩子失意泣窮岐路又如名門處  
子誤墮青樓臨風唧唧把淚偷彈此自有不可揆拭處不謂  
後人祖之顰蹙彌工翻覺右丞開此法門爲掩著人借筏以  
此論怨愈深情愈譎矣陶元亮結撰平淡雖發憤於荆軻  
諸詩而大體溫柔乃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句偏自靈  
運靈運心雜無論卽末路牢騷託懷五居如顏延之云云豈  
足以望彭澤門墻哉固知作詩人自有真夏尹之不怨正夏  
尹之冲夷樸摯適如其人而止者也西音氏其尙以余爲知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三十一

言否

跋蔡忠襄先生正學貞節序論

宋之盛

崇禎壬申小子盛以科試首受知忠襄蔡雲怡先生時先生  
講學鹿洞諄諄然揭陽明拔本塞源論爲的其論推一體萬  
物之旨以教以學以用人用於人無崇卑勞逸惟知同心一  
意以安天下之民也時小子盛蓋竊識之云辛巳先生遷秩  
去越十有三年甲申三月以大中丞殉節於晉迄今又廿三  
紀矣而吾鄉諸衿紳請祀先生名宦祠得允可一時人士悲

其遇壯其節感嘆歎歎其一體萬物之學不獲正主安民而  
僅僅乎殺身成仁而盛尤痛心於先生條陳邊務勸朝廷正  
心誠意而在事者顧共迂笑之也夫正心誠意匪他卽所謂  
同心一意共安天下之民者也天下未有不同心一意而治  
者未有不離心歧意而亂且亡者今誠正說用則宮與府無  
二心意輔與樞無二心意邊與腹無二心意極之百執事郡  
縣吏與閭左無二心意則天蹶可回民屎可輯寇氛可靖卽  
不幸時危勢棘而乞援呼助閩內外無二心意猶可鎖鑰西

門而敵騎未敢飛渡長驅也乃夷考當日謀國則異是建牙  
開府不惟夙諳韜鈴人是簡是任而徒委責於端亮不避難  
之臣而不顧用違其才也此心則何心此意則何意旣以一  
面使獨當矣而號兵呼餉充耳罔聞曾不顧庭戶毀撤而堂  
奧爲之墮也此心則何心此意則何意寄之閩外實制之閩  
中或勢宜觀釁而督令速戰或形便扼要而檄使分應或一  
身一事而內閣掣之中樞曳之觀軍容臣天且劓之甚者臨  
敵易帥犯兵家忌而未慮時局不堪再誤也此心則何心此

意則何意昔人謂胡越同舟遇風兩相救如左右手今則不然伯氏操舟仲氏從而掎齧之及仲氏操伯亦反爾楫人委罪於帆舵工嫁禍於篙忌成伐異互訛交訐唯慮風雨不惡舟不覆而已彈射之言不驗也歸於載胥及溺而後止嗚呼心不同心意不一意弊蓋極此哉假謀國解任視在職一體如先生撫晉文視武一體如先生遇周寧武下視上一體如應協鎮事先生宣猷戮力天下事當必有可爲者卽萬不可爲而死守相約泣血盟神從容慷慨各成其是如先生及周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三十四

寧武應協鎮或爲盧中丞或爲李留守或爲蔣判佐無彼此前却也其同心一意之效亦旣彰彰矣於戲彰彰如是而猶或未信正心誠意可以共安天下之民也人固貴知學哉人固貴知學哉

賦

遊匡廬山賦

明  
胡儼

昔神禹之疏鑿兮奠山川於九區惟彭蠡之旣瀦兮渺巨浸而爲湖爰有山而西峙兮儼窮隆而覆廬彼何人之昆季兮

初卜居而宅其陽詢遺老而求其故兮傳其姓而 匡余於  
是招五老於雲中兮參九真而翱翔攬香爐之紫煙兮濯飛  
瀑於石梁挽銀河於九天兮凌倒影之蒼茫雙劍倚空而嵯  
峨兮凜肅肅之秋霜俯龍淵於絕壁兮瀉碧澗之琅琅漱玉  
挺乎長松兮慨故址之荒涼埽蘚斑而求古迹兮信德美其  
流芳倏凌風而遐舉兮抵尋真之舊觀逕松蘿而歷九奇兮  
覩雲屏之煥爛天字豁其澄鮮兮聳層巒於霄漢水簾三疊  
而下垂兮儻瓊飛而珠散羗觸坎而轂轉兮懸素絲於天半

迴風搏而混結兮炯雪毬之洞貫邀謫仙於松巢兮扣東林  
之禪扃倚三笑而長吟兮聽虎溪之泠泠升 方而登天池  
兮跨絕頂之高寒靈籟發而淒清兮悚萬壑之驚湍鳥呶嚶  
於幽谷兮猿悲嘯乎巒岼熊咆龍吟之不可以留兮接空明  
之羽翰巨艦突而撐空兮何神化之渺漫披蒙茸而陟虎豹  
兮仰石磴而高攀坐飛閣以延攬兮付江山於一瞬紅葉忽  
其翩翻兮猶雨花之亂隕訪竹林之古寺兮云隱顯之無常  
流鐘磬於巖竇兮顧杳靄兮何鄉俯盤盤之深谷兮綺繡錯

而錦張過淵明之栗里兮三徑沒而已荒把高風於千載兮  
攀逸駕於羲皇余思夫古人而不得見兮撫孤松而徬徨望  
白雲之悠悠兮覽紫霄之蒼翠迎鸞鶴於空中兮驂羣仙之  
環珮臨墨池以揮灑兮希右軍於絕代酌鸞溪之一滴兮亦  
何有乎滯礙道簡寂以遨遊兮仍羽人於丹 陸子肅余於  
石壇兮耿星河之欲流余既縱夫元覽兮羗回車以復路度  
松關之迢迢兮問棲賢之故處乃少室之山人兮甘嘉遯而  
來居抑後賢之仰止兮藏簡冊之奧區振吾袂於高岡兮挾

天風於兩腋鹿呦呦而思芩兮闢紫陽之遺跡洞崦岬而隱  
約兮山幽幽而無人葛漫漫於樛木兮石磊磊乎澗濱堂構  
餘乎瓦礫兮蛩愁吟而饑語呻余既感此而惆悵兮除積翳  
於荒榛采蘋蘩於沼沚兮就堂階而薦觴退卽乎風泉雲壑  
兮聊詠歌而徜徉衆旣告余以欲暮兮還余駕乎東驚蟬嘒  
嘒而寒鳴兮草淒淒其夕露松陰陰而月朧朧兮渺蒼蒼之  
煙霧亂日汨吾遊兮北征水茫茫兮山青稅吾駕兮匡廬訪  
古蹟兮窮奧區山之人兮潔修跨黃犢兮夷猶灑清風兮六

合凜冰玉兮高秋歸來兮歸來求仙人兮林邱

匡廬山賦

國朝  
湯 倓

有客壯遊五嶽詫於敷淺主人曰五嶽峻嶒竦插無垠倚天  
浴日拔地干雲積封禪之銘刻露巨靈之形神並三公以位  
置亘四海而渺隣下俯廬峰之秀削僅表江右之嶙峋旣殊  
錫號未邁等倫烏能屹兩間以作鎮激八風而轉輪敷淺主  
人曰上古之時封域未廣已而州以九名由是嶽以五享若  
夫遍舉名山廣搜仙廠崑崙崙峩星宿而分源峨嵋挾霜雪而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三十七

披斲雁蕩難飛天台莫上貫紫霓以透遲泝元氣以蕩漾豈  
可以耳目所未周而狹小乎俯仰今者提封百萬蜿蜒扶輿  
雖十洲之浩淼三島之虛無峙於庭戶闢其逕途况匡廬瓌  
瑋南國名區詎遜美於五嶽而擅異於一隅相彼岡巒從空  
峭拔衡嶽鬱其綢繆白藤助其發越帶岷川以瀦洄臨斗牛  
而高揭森秀二千丈有奇周遭五百里猶越南涵星渚北枕  
九江西走大陸東挾彭郎吳城之市蜩集湖口之楫鳧翔峯  
翹然四出谷呀然畢張其陰石枯土燥其陽草秀木香聆仙

樂於咫尺頓靈岫於中央爾乃吐白氣鼓紅爐凝胚渾結雲  
腴挺萬仞於地脈耀九疊於天衢綠淵倒黛紫氣成盃纓絡  
風歸而縹緲笙簧巖響而吹噓仗雙虹而橫跨獻萬象以平  
鋪倚天王之保障委仙蛻之舊廬嶂分吳號山冑匡呼老聃  
常憩子孝夙居天地緜緜而相合星斗燦燦而若輸雪浪砰  
轟雲濤險峻吸彭蠡之渙汗呷珠溪之漉滲帆破江而山移  
月臨流而峯印掠大姑之煙鬟撞石鐘而川釁江祖委蛇天  
吳奮迅灌輸三笑之林洸瀆二仙之澄露水怪於山隅坐江

豚於小徑若夫山頂一湖吞吐朝曦浪浸扶桑之杪波翻若  
木之枝白雁飛來唼聲碧漢赤鱗遊去繪影天池滄鬱則歸  
雲蘸水恂怳則織女漚絲仙舟猶在楸木誰貽搖之風雨夕  
至取之鬼神夜啼玉龍拽其三疊水簾迸其餘派釀雲漿而  
瀉梁搗瓊汁而爭隘銀漢怒翻鷺毛旋掛色潤屣屨音騰泮  
泮疑吳門之疋練勝雍州之長鍛陸羽遇之而品題康王得  
之而愉快左右濼射屈曲飛灑洗耳何之濯纓斯屆爾其巖  
壑之險實爲削劣之雄蒼崖側席朱闕迎風含突奧排芙蓉

停真宰出鴻濛本一拳以開擴分五老以穹窿撼天關而有  
問躡巨鼈而當中堯堯寥寥不相拱揖峩峩業業共顯神通  
茲山之頂衆壑之宗餘則錫名錦繡肖形雞公鶴鳴下呼塵  
世蓮葉上捧天宮或香爐鬢鬣或圭璧玲瓏或靈龜曳尾或  
獅子搖鬣或峯頭擲筆花開兔穎或石中懸鏡雨集蟠龍駕  
鐵船於滄海繫繡毬於丹楓轉金輪於鹿苑禮鐵墻於蠶叢  
震石耳以潺湲上紫霄而朦朧至於石鴻留象外之微寶樹  
控瀛寰之馭聖燈則照耀迷途石門則龍蔥野霧雙闕幽深

林峯暴露漢武嵩呼秦皇輦駐陽烏迴翼於高標羲和頓駕  
於天路交劔戟以森羅豎槎牙而布濩斯衆峯之駸駸而大  
勢之類聚也若乃寒雲欲溼金氣都清石梁窈窕臺閣崢嶸  
水晶宮啟閭苑樓平吳猛躡虹而渡澗老人酌醴而傾觥俯  
玉堂則肩聳傍琪樹則身輕爰有上宮高翔天際露冠其巔  
霞烘其髻將摩蕩乎彼蒼通呼吸於上帝其中宮也址逶迤  
而蟠踞境超忽而迷離員峯陜窄石室坦夷陰霾繚松而佶  
屈瑞靄觸石而紛披其下宮也偪近鮫人暗通泉府芝亭亭

而紫蓋畝匀匀而綠梯仙童縹緲異草葳蕤鬪雲根以出黃  
芽採金液以鍊玉肌望之若近卽之已非其巖則新蘿發其  
虬枝佛手展其金臂黃石出袖裏之符大雨洗屋頭之穢地  
裂天開鵬飛日閉竇欲絕而未萌煙將塞而忽霽其洞則劉  
越手傳衣鉢孫真火燎鬚眉錦風大王稱霸白雲神女偏攜  
蓮圖其貌花表其姿蛇行屈折螺穴依稀勾引蓬萊之室深  
藏貳負之尸其崖谷則銅馬崔嵬尙留莽物青牛躑躅獨授  
賢經蒼虎嘯於松根麻姑駕其雲駟膠葛而晝日黯颼颼而

古雪零勢橫潰以偃蹇狀奧秘以杳冥晴則峯照湖光山明  
水底長山泱漭而垂天重岫繽紛而撤壘東寺霜清虎溪月  
美文殊夜露神光漱玉朝流聖水掃石白之藥苗掇員嶠之  
松子雨則萬山皆晦羣籟都紓墮空中之飛狖翻水內之潛  
魚玉虹吼浪駝馬奔芻翻經臺畔熒光而笑開電口歸來館  
側霹靂而怒碾雷車沈牛西澗寂寂饑鳥三峽嗚嗚寒則霰  
集多峯雪凝滿屋望瑤井之熒熒指瓊林之轟轟凍瀑布而  
睡穩雙龍封蛇岡而光迷白鹿歇馬屯遄跨驢局促讀李氏

之藏書晒昭明之無目醉石深隱銀堆雲屏煥生玉燭暑則  
祥飈徐送爽氣西來鮮鮮白日隱隱晴雷謝氏山居松風灑  
其頂劉柯書屋皓月照其杯游虛白之館登四望之臺乘涼  
栗里濯足清池昇天階而丰神瀟灑坐錦澗而形影參差迺  
有宮神却懼欒巴杏林猶傳董奉呂子騎雲黎仙煮汞食白  
李於天厨留木瓜於石孔垂紫元之琳瑯軒靈霍之斗拱蓮  
社突其高蹤禪臺顯其遺壟釋道之地皆蜜脾仙佛之宮成  
地湧其山之支分者則有天花寶鬢螺子空青了髻遷延微

笑烏稍拳曲呈形撫烏石之黑漆坐李家之花茵將騰驤而  
遠逝乍騫翥而偶停接嶺蜂腰太細過脉鶴膝如鱗其水之  
散見者出冰壺於露壑擧芳蘭於洲渚想潭內之伏龍觀石  
上之跑虎射日則白蓮墜雪沍寒則湯泉沸釜觀音瀉其軍  
持兒女操其機杼飲牛扣角興歌卓錫飛流釀乳石門汲神  
泉之瑩馬尾拂鸞坡之浦泉擅聰明池分雙數百道凜然飛  
霜萬竅泓然出土因風則縐綠紋得石則鳴戰鼓時涓流而  
悠揚倏結絡而迴舞橋跨弓弦花明水滸斯真開神宮於濁

世毓大氣於明湖干途翠發九曲琴疏曜七重之雲仍羅三  
嶺之帝都懷石髓蘊金樞噓大蜃躍騶虞吐珠光而照紺髮  
俯鷹盤而覷微軀陰風振則萬類號晨語吟則百嶺呼澄玉  
淵之澌灑濬金井之泥淤扃鑰豫章之野嶒岉閩越之墟若  
乃低枝拂潭修柯蔓漢青雀白猿所棲蒼龍元鳥所竄此不  
可以縷陳烏能以臆斷哉客逡巡而起曰匡廬之勝可甲天  
下聞子言而卧游擬他年而命駕敷淺主人曰天剴神都星  
分紺字盡供殿寺之場半集緇黃之侶勝地有聞名教罕補

誰若此中詩書禮樂之壇仁義道德之府出孝入悌之鄉養  
性怡情之士竹木蔭其道岸魚鳥洩其天機蓋自文公之出  
守啟洞門而提撕溯聖澤於洙泗接薪傳於濂溪陸子講君  
子之喻義胡氏承婺學之精微濬天根月窟析牛毛繭絲歷  
歷多賢繼起彰彰希聖宏基若夫凝之高蹈陳貺幽棲脫屣  
潯陽三隱談經彭澤一師無慚砥柱長作羽儀至今過者低  
徊聞之振拔信書院之無雙豈洞天之第八山高而捷足先  
登水深而俗腸自潔悟物性於春華鏡秋毫於石髮超萬丈

於崇巔滙百川於溟渤覩旭日之清新障頽波之汨沒斯則  
視五嶽爲兒孫鄙諸山爲邱垤者矣豈以參錯峯巒高低林  
樾木客猙獰倥佻詭譎半青碧而蒙茸點莓苔而崑岬遂足  
擅美南州儼同天闕哉客良久曰願從廬山受學翫草長於  
窗前聽鹿鳴於山角辨朱陸之迥異尋孔顏之至樂庶幾仰  
止在茲又何岐於他山之攻錯

白鹿洞賦

次朱子韻

國朝

靖道謨

鍾廬阜之靈異跨荆揚以啟疆振大儒之木鐸發人心之天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四十三

良實理學之淵藪寧石隱之林塘聽呦呦之鳴鹿儼翮鳳於  
高岡年歷今其六百嗟屢鞠於榛荒維重熙累洽之明盛草  
木亦增其芬芳匪惟四書院之冠冕尙想夫有虞氏之上庠流  
風聲於廣遠誰不仰謨訓之洋洋挈敬義與誠明開斯文之  
景運繼窮理以實踐允知行之不容混溯敷教於虞廷放淫  
詞與邪遁彼六經之註我尙虛空之學問惟義利之剖分大  
有造於後進多聞則擇善而從之文禮必交修而罔倦緬師  
古之攸聞來厥修於敏遜奉正學爲歸依在卮言其奚論嗟

予生之已晚景先哲於遺書誦楮間之揭示窺入道之規模  
愧育心之難豁爰來詢而來諏奉俎豆於宮牆歷三載以奔  
趨仰

奎章之雙麗儼羲禹之疇圖

康熙二十六年  
性天匾額乾隆九年

聖祖賜學達  
皇上賜

洙泗心傳  
匾額

聳傑閣以凌雲富卷軸於石渠紛五老太乙之環

列挹風泉雲壑於前除想尼山泗水之高深允朝宗而合符  
謬臯比之虛擁紛羣英之畢集効攻錯於他山望堂升而室  
入顧啟發於時文日勉焉其不暇給矧未知而即耄何光明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四十四

之熙緝仰禽鳥之數飛成自然於慣習惟有志之克堅於大  
者以先立匪幹事之貞固將天德其焉執凜前哲之訓言度  
闕遺之補拾亂曰集羣儒之大成聲振璆兮厚新知之培養  
枝幹樛兮啟牖我後以居以游兮根茂實遂津潤流兮厥修  
不迪吾能無憂兮來名教之樂地舍此將焉求兮

題廬嶽劉處士草堂

唐  
杜荀鶴

仙境閒尋採藥翁  
草堂留話一宵同  
若看山下雲深處  
直是人間路不通  
泉領藕花來洞口  
月將松影過溪東  
求名心在閒難遂  
明日馬蹄塵土中

懷廬嶽舊隱

唐  
杜荀鶴

一別三年長在夢  
夢中時躡石稜層  
泉聲入夜方堪聽  
山色逢秋始好登  
巖鹿慣隨鋤藥叟  
溪鷗不怕洗苔僧  
人間有許多般事  
求要身閒直未能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四十五

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

唐  
李白

君尋騰空子應到  
碧山家水春雲母  
碓風掃石楠花若  
愛幽居好相邀弄  
紫霞

多君相門女學道  
愛神仙素手掬青  
靄羅衣曳紫烟一  
徃屏風疊乘鸞著  
玉鞭

懷廬山舊隱

南唐  
釋若虛

九疊嵯峨倚著天  
悔隨寒瀑下巖烟  
秋深猿鳥來心上  
夜靜松杉到眼前  
書架想遭苔蘚裏  
石窗應被薜蘿纏  
一枝筇竹

游江北不見廬峰二十年

寄廬嶽僧

南唐

釋齊己

一聞飛錫別區中  
深入西南瀑布峯  
天際雪埋千片石  
洞門冰折幾株松  
煙霞明媚棲心地  
苔蘚滌洄出世蹤  
莫問江邊舊居寺  
火燒兵劫斷秋鐘

游廬山作

宋

范仲淹

五老閒游倚舳艫  
碧梯嵐逕好程途  
雲開瀑影千門挂  
雨過松黃十里鋪  
客愛往來何所得  
僧言榮辱此間無  
從今愈識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四十六

逍遙旨一聽升沈造化鑪

落星寺在南康軍中

宋

王安石

峩雲臺殿起崔嵬  
萬里長江一酒杯  
坐見山川吞日月  
杳無車馬送塵埃  
鴈飛雲路聲低過  
客近天門夢易迴  
勝概惟詩可收拾  
不才羞作等閒來

南康天開圖畫樓

宋

劉過

樓外煙波渺去鴻  
樓頭廬阜翠摩空  
故知造物鋪張巧  
不費丹青點染工  
赤壁江山橫夜月  
輞川亭館卧秋風  
祇今滿地

無圖畫盡在西灣杳靄中

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

宋 歐陽修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  
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  
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晦靄下厭后土  
之鴻龐試徃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豁千巖萬壑響松  
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砭仙  
翁釋子亦徃徃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咙但見丹霞翠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四十七

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  
兮風吹露溼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兮不可極便  
欲絕世遺紛龐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有酒盈  
缸欲令浮嵐暝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  
寶世俗不辨珉與玳策名爲吏二十載青山白首困一邦寵  
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砭何  
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南康夜泊聞廬阜鐘聲

元 揭傒斯

廬山三百寺何處叩層雲宿鳥月中起歸人湖上聞入空應  
更迴近瀑正難分遙想諸僧定香爐上夕熏

星子鎮道中

元 王 惲

北下星關道川開百里寬夢殘傾錦帽吟細緩征鞍土峽深  
回洞山田疊醮壇一杯亭傳酒來爲敵霜寒

御製羣仙古詩

明 太祖

匡廬之巔有深谷金仙弟子巖爲屋鍊丹利濟幾何年朝耕  
白雲暮種竹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四十八

彭蠡湖

明 劉攄德

廬山之陽彭蠡湖鼉鼉窟宅蛟龍居三湘七澤相簸蕩蟄納  
江漢滄溟俱湖中風景殊朝暮黛色波光互吞吐雨邊帆影  
九江城雲際鐘聲落星渚我生癖愛山水幽夢着只在匡南  
游無因得似隨陽鳥年年歸看湖上秋

舟泊南康報彭使君

明 余 翔

詔賜黃金漢潁川東南誰似使君賢捲簾齋閣長飛瀑放犢  
湖村盡種田千里心懸閩海月十年夢隔薊門烟竭來不分

匡廬色楊柳津頭繫釣船

詠真洞天次龍溪韻

明  
羅洪先

白雲開洞壑一徑入煙蕪應谷鐘聲遠憑虛閣影孤龍蛇時  
亦隱瓦礫道非無莫話前朝事今吾豈故吾

風雨過鄱陽湖有感

明  
林常

三月雨多風滿天湖中水高難繫船大魚跳浪白如雪好山  
隔岸青於煙去官莫過彭澤縣讀書擬上匡廬巔人生百年  
苦行樂帝鄉遙遙心自憐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四十九

宋劉西澗先生字凝之諱渙筠州人也以名進士令穎上  
余穎霍邱與先生同治郡嘗閱邑志先生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余冬出守西甯始知先生解組後怡情山水因卒於  
是邦余敬奉生芻以謁其墓竊見碑碣苔封松楸烟冷不  
禁慨然曰此吾邦之賢父母也忍混爲纍纍孤塋哉爰鳩  
工修治之俾樵採者毋犯土之壟可也是爲記

感賦七律一章

國朝  
竇國華

瓣香樽酒禮遺賢蔓草殘碑思黯然三世清如玉澗先生

高並北山巔潁川宦蹟隨流水宋代儒風散晚煙試看斜陽  
牧豎返錯疑黃犢下林泉

又五言古一首

古人不愛名今人翻愛古潛德發幽光經濟垂治譜潁水不  
能容鹿豕堪爲伍結茅戀寶峯恬退不出戶經術世其家源  
純克肖父三司曾相招新法辭怨府兄弟隱相偕坐卧揮吟  
塵高才掞天庭孫雛更繩武蘇子咏節操永作匡廬主緱嶺  
憶歸來空餘一抔土我輩訪遺踪瞻拜日正午晴雲覆青苔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

秋色老南浦颯颯對秋風蕭蕭白楊樹政和事已非誰復留  
簪組何如此荒坵樵牧毋敢侮蘋藻薦馨香先生神勿吐

余爲公務之暇訪郡城東隅西澗讀書臺在焉乃知先  
生自潁上來以直道黜歸隱廬山沉浸史籍樂道終身

令嗣諱

恕  
恪  
和孫義

仲克承家學以經術顯余守是邦詢其

遺跡父老無能道者乙丑秋偕友人春池得故址於荒  
煙蔓草中友人出處與先生同揆高先生之風輒低徊  
者久之顧謂余曰君重氣節文章發潛德之幽光君素

志也斯臺無以表之後將湮沒弗彰矣爰賦屬和余因  
誌數語勒石於上俾過斯臺者如聞先生咕嗶之聲云  
是爲記

感賦七律一章

鄉邦宦績未成灰爲訪先生幾溯洄澗咽寒泉人早去草荒  
秋雨客遲來明經自昔傳三世壯節於今剩一臺尙有苦吟  
牕外月清光依舊照城隈

由棲賢上廬嶽祠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一

寶殿參差入翠微望中先迹想依稀玉淵水响龍潭咽

古龍潭百

餘丈

瀑布山高澗雪霏峻嶺奔騰天上坐祥雲擁護霧中飛匡

廬羣仰神威力好沛甘霖遂所祈

崇祀廬嶽  
祈雨尊神

乙丑暮春偕同寅虔祭 先農壇率成一律

整衣待漏五更殘虔祭司農夜欲闌南畝披星還帶月西甯  
土瘠賴人安三推教稼先皇澤百拜焚香后稷壇慚我書生  
當重任常懷民事念艱難

邇值布穀催耕之候農夫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余

忝理庠績撫字未能爰偕同人勞我農夫庶無負於古帝王  
教稼之意云爾

布穀三春到處鳴西甯農事正深耕鋤雲須慰閭閻望犁雨  
還勞婦子情敢借廬山供嘯咏要資湖水鑒澄清行行此去  
牽帷看願聽康衢擊壤聲

乙丑孟春余歷任西甯之次年也因公經入湖山步步引  
人入勝每思崧生嶽降不乏英賢特舉觀風之典爲士子  
上進之階余愧領名都無多學問嘗念十載寒窓之苦皆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一

余昔年閱歷之境所望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各抒懷抱行  
見直上青雲表揚盛世於諸生有厚望焉因成俚句略賦  
生平廣祈和章聊洽素願云爾

行年五十疾如梭學未成名歲月過工部詩章裁僞體昌黎  
文品起頽波青燈吟咏韋編絕黃卷摩抄筆凍呵廿載以前  
迴首事風簷冰雪硯中磨

遠涉西江宦味清相隨琴劍足生平難言治化安黎庶愧少  
詩書答 聖明卧閣無爲懷汲黯催科不脫法陽城車中富

教師千載敢望三年效有成

共戴熙熙化日天英才星聚六堂前修江昔日稱雙玉鹿洞  
今朝法二賢每愛身隨清獻鶴常思手撫武城絃關情愧我  
無長策一點冰心矢已堅

舟中望廬山作歌

國朝  
張維屏

我從廬山來衣裳尚有廬山之雲煙潯陽郭外波連天挂席  
却登江上船江上船開乍迴首廬阜崢嶸出南斗九派茫茫  
不可迴五老雲中似招手何時天河水飛下廬山頭白虹倒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二

挂三百丈跳珠濺玉千載無時休紫霄峯上科斗字云是夏  
禹治水泊船之所留我思匡君兄弟七人結廬日據此山勝  
其樂真足輕王侯秦王漢武求仙不到此却從何處尋丹邱  
陶公苦乏濟勝具太白丹崖翠壑夙願終難酬香山草堂雖  
云樂青衫忽爲琵琶愁古人如水流青山向空立層嵐吹盡  
江天高捧出芙蓉千朵溼我行廬山陰遠望廬山陽香爐雙  
劍遞隱現金樓銀闕排空蒼或爲仙人或鬼物或爲獅象蹲  
伏又或騫起同鸞皇最高之峯有如老人中立色不動兒孫

羅列拱揖奔走於其旁我從廬山來又別廬山去昨夢山靈  
邀我乘鐵船導我飲甘露笑我乃似彭蠡湖邊之飛雁大風  
起兮不能住三石梁九屏風列真苑園安能窮亘數百里青  
濛濛他時興發遠相訪定踏赤鯁騎白龍雲中寄語五老峯  
爲我先鐫長句丹崖東

南康府城十二景

國朝  
曹龍樹

南康府爲周朱過化地無商賈輻輳之風無靡麗紛  
華之習城市之中有山林象人每以僻陋鄙之第輿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四

志載其負匡廬面彭蠡奇秀甲天下九幽深之境不  
勝指數姑勿覩述第考都建安三縣志各標八景分  
咏林林何郡城反無之亦從前修志者之疎闕也今  
就附近府郭羅列目前者大概舉之得景亦十有二  
似爲他府所未及各賦七律以表山水之清奇且備  
志書之增演也

彭蠡湖春漲

重湖雨漲勢滔滔訝是天吳駕海濤眼界遙翻秦嶺雪浪花

暖泛武陵桃雙星

福星  
德星

水外浮青迥五老

峰名

雲中照影高取

次觀瀾亭

城上  
亭名

上坐擬將霓月釣靈鼈

愛蓮池夏涼

謾說西湖十里香前賢手澤此流芳光風霽月人千古碧葉  
紅花水一方已喜名山多爽氣從知君子有清鄉友松亭

亭名

上瑤琴靜入曲南薰解阜長

冰玉澗泉琴

凝之父子如冰玉落澗鳴泉靜似琴象自圓天方地製聲從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五

漱石枕流尋無弦彈出高山志有本傳來淥水心此去歸江  
還到海龍騰魚躍是知音

東西觀松籟

東澗西堙古翠連元都觀裏各千年婆娑結蓋雲遮地滂滯  
鳴濤水在天龍影動時風細入鶴聲清處月高懸我懷謾謾  
丰標好願附同舟李郭仙

紫陽隄水月

蟾宮桂子落江鄉江上平堤號紫陽月印波心珠滾動波浮

月色鏡磨光嵯峨沙阜千層雪寥潤洪濤兩岸霜此夜行吟  
真不夜二分何必說維揚

白沙嶺晴瞰

曠曠曙色爛江天雪白沙山景更妍衆壑低披金點碎層巒  
高映玉光懸烏升渤海祥雲捧鳳臈岡梧湛露鮮引領温源  
陽德啟咸甯大地仰羲鞭

匡廬嶽雲容

漠漠溶溶蒼不收匡廬長見谷雲浮結陰愛向雙林東林西林蔭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六

出岫多因五老留幻紫幻青還幻日爲旗爲帶更爲樓名山  
好把甘霖蓄廣作人間惠澤流

東西古霞綺

懸空羅綺想衣裳媚霽延晴五色光水面織成新錦繡山頭  
攜出大文章人民城郭增璀璨鳥獸魚龍眩赤黃造物陸離  
何處是東西古嶺麗斜陽

宮亭湖漁陣

漁人湖上陣魚麗結隊連舟十里圍擊楫鳴榔同戰鼓烟蓑

雨笠是征衣水簾鑽破金鱗竄浪錦翻開玉鬣飛網撒網收  
循序進歸來較勝獵禽歸

揚瀾口風帆

利名驅作水生涯江走沙灣捲雪花百疊帆懸烘日白千條  
桅簇駛風斜怕停險岸催文鷁望祭靈祠

定江王廟

噪墨鴉此處

想通銀漢路人間亦自有仙槎

雙星渚雨濛

雨氣原從星氣釀雙星渚外雨烟和潤含野色能千里密灑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七

江邨足一蓑廬岳雲縈圖畫列鄱湖風正客帆多如膏已耳  
農夫慶又聽漁人鼓枻歌

五老峯雪霽

老人立雪更清臞負曝晴江友不孤青倚雲霄森玉骨白懸  
草樹數銀鬚七賢峯名應共尋梅約三澗澗名無嫌訪戴紆知道  
山靈遺暗澤膏泉脉脉下重湖

乾隆五十年乙巳二月

皇上臨雍講學奉

旨率領官學生園橋觀聽

進呈五言律

詩一百韻

景煥中天運祥徵大衍時

丹墀

頒惠旨

本年元旦下  
恩詔廿餘條

白叟

宴芳卮

本年太和  
殿設千叟宴

壽叶升恒祝

膏含雨露滋

重輪繁燕翼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八

五世裕蠡斯

四十九年  
五代皇孫生

緬想

提駢聚端從滿善持題屏敦實踐撫器鑒虛欵法約多寬網兵囊

免解纍歸涓民勿讎考績吏毋欺

治久幾咸理文同

化益彌

作人瞻漢麗

製集喜春摛

皇上有樂  
善堂詩文集

架積三通

纂編緝四庫釐

時開四庫  
三通等館

闢門宏舜典

敷教廣堯咨

率性乾元體崇儒

異命施由來尊

孔子舊已建閔祠

建國子監於安定門內崇奉孔聖

致祭馨騰俎供牢繡被犧

殿巍巍北坎戶噲噲南離紀實功臚鼓

太學有周宣王時石鼓上紀武功

鐫

名榜揭碑

太學有歷科會榜題名碑

柏疎蟲臂掎

大成殿前多古柏

槐古鶻拳追

有元至正年古槐

乃下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五十九

臨雍詔先營

講學基仲陽諷穀旦杪歲起蘭楣

隔冬興工建辟雍

綺棟凌霄矗虹橋越

岸騎月渠環擬壁奎閣侍如裨曲檻蹲山獸懸濤噴海螭

雍池

水皆從石螭口噴出

樓掀牕炯晃

辟雍左右有鐘鼓樓

坊鬥桷參差

東西建牌坊

極盡

神斤巧甯教匠石嗤上丁排甲仗

皇上臨雍於二月初七日

旁午賁辰

旗柳道陰搖曙蕃街色映熹仁憐騶豢囿噉羨鶯鳴枝鞭靜

扶

瑶輅塵清駐鐵驪少須

憑黼宸先

自禮

宣尼

是日 皇上先祭 聖後 臨雍

御席連膠席雍池接類池

雍池水與大成殿前泮池相通

象馴廊內勺鳥戢廡

間彝堂室忻伊邇

恭安儼在茲兩階趨度職

六拜展

宸儀

皇上祭 聖 行 六拜禮

忽轉飄颺蓋遙聆次第吹緞簾鬚影捲雉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六十

扇羽輝移

皇上從 大成殿右道 臨雍講學

香篆龍頭鼎泉盛犢足匝罍

霞鑲瑪瑙烘旭疊玻璃鬢宇凝庥曉靈臺望氣知勢侔雲裏

闕人隔水中坻綵霧

蓬瀛縮游煙

禁籞馳紗籠青面面芹采綠漪漪於樂迎

黃幄歡呼獻紫芝恭逢

皇祚泰愛覲

帝躬祺

鏡朗重瞳目

軒揚八彩眉

袞袍光藻火

温諭引綸絲易曰天行健詩云敬緝熙

是日恭聽 皇上講易 經天行健章與大學緝熙

敬止 一節 倫常精蘊闡

御論敬止節大意以敬為主而兄弟 夫婦朋友俱該於與人交之中此雖言文

王之止於至善實訓 萬世五倫之要道

惕厲要詮推

御論天行健節言天 之運行不息九為人君者

當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與天合德也

聖聖真符合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六十一

言言快塵靡百家諸子列三老五更隨妙欲傾塵耳清應沁渴脾

股肱良可寄喉舌亦分司再

命謨臣者于焉繹說之

皇上命大學士阿大學士蔡祭酒 鄒將 御論二章各繹解一遍

九

經彰大信四闡渙羣疑學術風還古斯文日正曦造書何用

頡典樂又

咨夔

皇上臨雍時作樂歌詩 當 講學畢復作樂歌詩

琴瑟彈鏗爾鐘鏞響振其歌諧

伶舞字公奏睽陳辭淵穆

純修協冲和

睿聽怡

虞弦深解阜

禹會統華夷

駿烈培全社蟬聯篤

木支

是日宗室及覺羅諸官學生皆與聽講

毓成麟濯濯分得角疑疑更有衣圖

鶴

內外官員翰詹各館教習及官學生太學諸生進士舉貢生監皆聽講

徐看帶佩龜台階平

曠煨星宿度紛披入直神仙晏無官御史奇豐矜狐集腋蔚

識豹留皮棧樸菁莪選璿瑰琬玕姿筍班偕雀躍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六十一

楓陞擁臯比梭鯉鱗依藻賓鴻羽漸達側聞

天子語其仰衆人

師不此開金鑰奚由起玉匙琉球兼土魯噶喇與高麗

是日各國皆來聽

講

納貢攄懷畏梯航歷嶮巖也來緇近墨竊慕理如飴幸戴

恩榮甚思齊德度而無偏無黨矣是

訓是行爲

覆載原忘類遵循靡肯遺遠超徇路鐸詎等牖民簞花向談餘落

珠緣唾處垂

王章誠爛熳

天澤復漫瀾汎麥涼颺扇粧梅瑞雪節

天飄瑞雪 講學時

點爐胸頓豁

立帳意俱遲絮拾庭前句囊抽灞上思

是日獻詩者甚多

念求先奪

錦生怕倒縲兒允矣

掄衡正焜乎

厚寵貽薰幘舒絳地開

帑散朱提

是日賜聽講者綵紉銀

驤首均蒙

賜駕行迭受禧粵稽周漢晉載溯宋唐隋序以東西列庠仍上下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六十三

宜曾聞宮口澤且設座當湄肄習生徒萃優嘉餼廩縻鳳歧

猶伯爵虎觀未洪規豈若

金為盛洵稱制獨丕車書千國洽禮樂萬年期展也籌添屋烝哉

福備箕自慙承

輦草

龍樹時為咸安宮教習奉旨率官學生聽講

均效向陽葵鹿嶽猥云折雞

晨戒莫嬉珍雖輸卞璞穎願試毛錐翹矚方窺管私忱敢測

蠡所欣儕釋菜百韻肅

呈詩

登南康城樓

黃振成  
廣東人

曉望匡廬雲晚登彭蠡門蠡湖三百里波浪何渾渾烽煙四  
相接目極心煩冤那堪百雉城零落成荒原官舍變榛礫守  
令空備員愛蓮池已枯植杉堂亦燔人家死亡盡十戶九不  
存中有耄與嫠饑棲破瓦盆不聞鷄犬聲只見鴉雀翻碧血  
漬白骨啾啾誰招魂我來策防禦歲暮霜雪繁同命共甘苦  
豈獨主者尊鄰氛熾潯郡豕突兼狼奔鄱陽又將陷風鶴催  
救援書生無遠略歧路隨戎軒時欲借前箸都護難與言夕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又六十二

陽下短堞戍火明頽垣惟期枕戈士慎守無譁誼

留別蜀中

潘先珍

一體相關遽別離攀轅祖餞悵臨歧愛人未洽絃歌化譽我  
偏加慈惠師報最謬膺書上考乞留無計緩行期蓬山此日  
愁分袂曾否猶興去後思

興除利弊有司先襄贊尤資紳董賢舉事鳩工成不日傷人  
虎患殄多年漫誇桃李盈門座竊喜桑麻徧陌阡故壘久安  
甘守拙敢希喬木咏鶯遷

量移羽檄竟頻催父老多情戀不才繪像宛親真面目立祠  
合祝古臺萊留名到處鐫碑碣飲餞遮途進酒杯愧我無功  
徒食報勤加撫字願重來

驪歌唱罷思悠悠語重心長淚欲流士尚讀書先立品農能  
力穡始逢秋工商本業須專務胥吏公門正好修臨別贈言  
如採納

國恩家慶樂優游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又六十三

晉陶潛靖節集

宋劉恕十國紀 通鑑外紀

劉義仲太史歷

黃灝西坡集四十卷

戴師愈廬山古今文物列傳十三卷

元黃異節庵詩集三十卷

明葉昭樵什集

余鼎南坡集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六十四

查杭廬隱集

陶尚德賓廬堂稿 鷗波亭集

余經元義利辨 性教解 志氣解

周良翰周易註 太極衍說

熊儋易經翼旨 熊子庸言 羅氏一貫編 匡樵野咏

但宗臯廬山詩文二紀 太極圖說 甓園詩稿

廬山問答 驢背語

胡子棋考正太極圖說 皇極數衍義十四卷

宋之盛求仁篇 乙巳歲餘錄 丙午山間語錄

程山問辨一 匡南所見錄 喪禮訂誤 髻山語錄

太極歸心圖說 大學詠

大學咏者集三百五篇詩類之以咏乎大學者也大學修身爲本格致誠正瀦焉次齊家次治國次平天下一一比類於詩以發其趣雖立例引義時出入於大學章句而要於大學修齊治平之旨靡遺大學咏者猶乎大學衍義云爾史遷謂六經之旨同歸而孔子韋編唯學易爲汲汲及教小子則曰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六十五

何莫學夫詩訓伯魚亦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豈不以雅言詩書禮志在春秋而書土也禮石也土石堅方人依據焉春秋火也火烈而人畏之若夫易與詩則水也水無定體易無定體詩無定體至於澹宕容與足以引人曠致滌人煩襟則詩尤水之遇風成文者也樵牧野性與之明察倫物則弗省而不能不淚下於優戲之愚忠愚孝雄主侈情與之敷陳典型則弗悟而不能不轉圜於祁招之式玉式金斷章裁齟且然而况三百五篇之洋洋灑灑移人情性者乎每嘆修齊治

平之理炳若日星而學士皓首莫能窮吏治腐心不及辨正如海若浩淼望對自失而詩固溯洄流連取之或發端於宣室之鬼神或蘊奇於柳營之動靜或倣耄人或誠稚子或零零屑屑作細民語而窮簷心死或啼啼嘻嘻代深閨摹而天懷彌摯事都恂事理盡精理而人或終身誦詩知詩爲賦事不知詩爲說理則以有詩柄橫其胸中而不復涵情泳性於章句之內外也今有人熟道元水經注能抵掌談名流幾百支流幾千而不悟煮之成茗釀之成醪盡家常日用間皆是

物也可謂善讀水經者乎善破堅者能破土石而不能破流善撲銳者能撲烈焰而不能撲波若詩可以柄執則流亦可以劍劃波亦可以棒碎也有是理哉或曰子不欲劃流碎波而類三百五篇以隸之修齊治平也何居曰類三百五篇以隸之修齊治平所謂疏瀹決排注之江海者也遍大地皆水乃克瀆惟河梁瀆惟漢徐瀆惟淮荆瀆惟江他如濟汶汝泗縈溢不齊而皆經緯於四瀆之左右修齊治平亦詩之四瀆云爾若導淮於冀屬江於兗挽河梁荆決漢青徐則是逆行

汎濫於中國堯禹之所惡而動色相警者也余小子何敢然  
抑善學詩者涵性泳情自得之不必其人類吾類人隸吾隸  
也 自序

潘厚本詩經嚴纂 四書折衷

國朝錢正振 四書決疑 讀書乾壽菴詩草

干特志道編 達士文稿

干建邦鹿洞續言 湖山堂集

武林以湖山名生乎其地者鍾其秀而凡行踪至彼亦輒稱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六十七

湖山之游侈爲韻事然彼之山秀而多坦而易躋非若吾匡  
廬之巉巖突起天半芙蓉也彼之湖秀而少定而易泛非若  
吾彭蠡之萬頃波濤魚龍出沒也顧此雖美景人或愛焉畏  
焉之不同游者知其美居人又未免略之狎之幾見有得湖  
山之勝者歟星子干淑掌進士處爲醕儒出爲循吏而有湖  
山堂集以行於世偉哉夫彭蠡匡廬吾大江以西之具瞻也  
彭蠡滙章江衆水環饒南九而踞揚子江之上流挾風雷以  
爲聲沐日月以爲色匡廬獨聳拔南九數百里萃嶽嵯峨雲

霞變幻時啟時閉若山有藉於湖亦若湖有藉於山其景乃備而成江右之大觀南康則尤枕山而襟湖者也似爲居人之所共吾淑掌紫陽門內其先人選勝爲堂顏以湖山由是自幼至長以棲以讀是天地以湖山垂象祖與父又以湖山堂貽謀共之者未必知而淑掌知之餐流峙之英華味高深之旨趣宜其入諸性情而有以施之翰墨也詩文若干篇余手訂者十之七惟昔優實學而兼虛懷矻矻孜孜名實固當與湖山俱永矣余旣立傳而復序之者悲斯人悲斯道而重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六十八

其子翊侯之孝思也雖然余沼沚耳培塿耳方且望洋而目迷陟巘而步卻非真得湖山之勝者烏能品湖山之集也哉

湯永寬序

熊城百雉詩稿

宋士宗四書讀 匡嵐詩集六卷 經解辨疑四卷 四書求

是一部 史學逸乘四卷 廿一史賦二十卷 律賦二卷

學統存二十四卷 史學秘笈十二卷

自廿一史而外紀事本末其要領也通鑑綱目其規矩準繩

也史異史嚮其支流餘裔也吾鄉鄧元錫又有涵史一書精而要簡而該其餘稗官野史之作不可勝數直等於叢書瑣言纖而不要於道腐而不擢其精浩矣繁矣吾無取焉曩在京邸著史學正藏一書已成數帙尋以他冗未獲就緒竊思凡前人之唾餘卽極爲探討品評萬無能加於紫陽是可無作作亦奚裨耶夫天地間惟一理古今人惟一心紫陽範圍出之則悖而事之義理與人之心思互相觸發苟能得於未曾有而又不悖乎指歸此亦前人之所重有賴而亟相待者

也昂首焦思高視遠矚若獨有所注焉而因有所得焉要不  
敢爲蠡測臆論也再三審慎再三別擇補正史之所畧而搜  
百氏之難稽積之餘年乃成是書無取乎依傍前人亦無取  
乎拘牽己意無務爲恢奇俶詭亦無務爲逐影隨聲有一人  
而定以數事者有數事而如出一人者有數人而可約以一  
事者有人與事參差互出而括以數言歸於一是者有蹈常  
守故而不爲因仍者有領異標新而不爲自用者以爲紹先  
哲之微言可以爲發前人之未及可陳同甫有言開拓萬古

之心胸推倒一世之智勇夫一世之智勇可無推倒也行相質焉萬古之心胸良宜開拓也願無膠焉卽開類於校亡書比缺字採諫藪之僻稽离尙之疑而別異同明得失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其於文章之淵海義理之權衡或亦不無少補學者而欲集狐腋而温食雞蹠而飽可無佩服而饜飫乎昔人謂桓譚煩而無要賈逵博而不精有遺訾焉矧乎中非有物摭拾無稽卒不免爲小言破道文字之妖經史之蠹已焉匪惟不敢抑亦弗屑也已宋士宗自題於沔署

自序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七十

胡南藩五峯書屋文稿 松埜詩鈔

時文者應科舉之學如詩中之近體如賦中之律賦其爲機也兆於易卦微露於六經而暢於子輿氏此余平生之私論也其爲體也始於宋備於有明而大盛於我

朝其爲道也易學而難精如奕然如飲酒然力量制之而幾幾乎不能以自進其爲用也寔至而獲名以是采芹藻取科第受爵祿而食報甚奢其爲弊也易僞而難真理法氣格平奇濃淡皆是也然僞者亂之以聖賢俯千載而句工騷賦以筆

墨混三教而徑入邪魔此既一事矣其爲事也合用而不久  
牖下之士尙墨守之若既梯此以通顯慮有妨於詞賦也而  
姑置之或身都榮顯本以時文弋取名譽輒窮力爲長行文  
以仿倣古體冀壽梨棗則絕口不言時文或不事古文詩賦  
爲著此則宋儒語錄之學以興益厭薄時文爲不足視故時  
文者非大夫以上官所事事也方今

功令以時文取士百爾君子先資拜獻以遇知於

聖主者時文階之也既不於時文尸而祝之俎而豆之至厭棄夫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七十一

爲不中用則初心尙可問乎夫時文一道巧構形似之言有  
不得而混焉者出入風雅則詩賦似之體氣高邁變化馳騁  
則古文配之至代聖賢以立言語意精妙則語錄賅之甚矣  
夫時文之學難言矣余又嘗論之學時文如學易然粗者見  
粗精者見精淺深者各見之爲深爲淺今或欲厭棄爲不中  
用試觀艾東鄉定待諸選近代杜登聖安雅與何義門行遠  
諸集又王罕皆氏各選本彰彰行世載其文識其名傳其名  
讀其文以是爲

功令之先資如津筏如筇杖既涉山水而棄置焉不忍也故余甚愛言時文而特以不工隱愧也植堂先生與余先後籍諸生以善時文占庠序高等余怖其才今官潯郡守政事之暇手一編不輟取舊日所著時文將付剞劂氏此則楚人敝屣窮女著簪之志也以先生位爲大夫其古文詩篇觥觥然擬於古人顧猶不厭薄夫時文而愛惜焉如此然則時文之學庶有振乎序其古文者伯兄天山也序其古今詩者三兄曙山也序其時文者秀先也以志吾愛也時乾隆戊寅仲春月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七十一

新建人曹秀先序

乾隆辛酉壬戌間余權守南康會歲稔政閒縱游廬嶽信宿棲賢秀峯 諸寺是年所得詩名專城集紀勝之什爲多郡治負山臨湖氣象萬千靈秀所鍾在晉則有周道祖劉遺民在宋則有陳可大江萬里輩人物間出惜其著作罕傳於後雖陳澔有註禮一書亦不聞其善詩余嘗訪求邦彥冀得玉映金春可繼四君子而起者何相遇終踈也晚從嶺西獲交植堂胡先生植堂產南康篤行古心粹然儒者其發言抗論

復抱質懷文不同凡響洵得彭蠡匡廬湖山之助植堂之詩  
乃植堂之性情亦卽蠡湖匡阜之性情也夫詩至今日尙可  
言哉伯謙虛谷衣鉢各承厯下竟陵藩籬未破少時樹壇立  
坵衝口信心動與世人齟齬三十年來一意孤行落落寡合  
予得植堂爲同調植堂得予爲賞音宜其相視莫逆爾古來  
篇章之富無如長慶劍南然必剪蔓呈柯始露本質和凝百  
卷誇多未免啟痴符之誚植堂矜慎自娛雖少足貴是可傳  
己昔宣聖以趨庭學詩垂訓而挖揚風雅不墜於今高達夫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七十三

五十學詩卓然名家自嚴滄浪有別才之論遂長浮薄一流  
今先生已集大成猶稱初學老而不厭謙而彌光以視世之  
氣麓語大者遠矣結習難除拈花微笑他日重造就雅軒中

當與先生對酒細論之

商盤序

干從濂讀易隨筆 春秋穀梁傳義釋 周官考信錄

主靜說 稽古樓文稿 西夏河渠要

項家達初唐四傑集

查復經髻山講義 敬儀堂文稿

今天下之文士語家數者必曰西江固謂其精氣神備足於中凡有售世者即可以傳世也<sup>余</sup>壬辰同年友查畚莊出宰蠡縣後於在官日猶時爲文得如干首其長君錄藏於篋並全稟來遊金陵將示余而點定焉顧見余守是郡簿書不暇未及言而遽攜以歸舟作初解行未十里孤泊蘆蓼間適有小舟三四艇所謂雙飛燕者由上流而下爲劫賊刦之同舟者無遺資而長君亦僅餘一篋則畚莊之文存焉此豈有神物護持乎蓋以畚莊之精氣神自爲衛耳余守斯土而未能

先事豫防致疆域攸甯而行旅無患能無愧耶因亟迓長君而館諸郡舍且發役卒搜捕洲渚焉及見長君檢葺遺篋喜形於色則曰旗尚有命矣余怪之而致詞則具言其故遂肅恭而陳於余前繙閱之紬繹之始慨嘆於西江之多傳人固非偶然也夫天地之生物者無盡藏而形形色色各賦畀之其精神氣自足於中惟聖賢之言論一一肖夫天地而後世注之疏之以馴至於經義制藝無非挾聖賢之蘊而啟天地之藏本經據傳其言有物至達而已今畚莊之文不名一體

惟準諸聖賢精義故精氣神克於中其售世宜也而傳世顧不可必耶有子能讀父書而天顧假之患難以藉余言則畚莊之不朽於斯可信而克昌厥後亦理之必然者矣是爲序

許兆椿序

### 查淦樟喬文稿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非讀書窮理實能闡聖賢之淵微挾古今之義蘊而徒句櫛字比以求工抑未矣余自癸丑歲移鐸西甯延訪星渚名宿僉稱樟喬先生苦志嗜學文優行

## 星子縣志

###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七十五

卓屢見重於名公巨卿余企慕久之校課暇每思一樽細論爲快而先生風高澹臺數載不獲一覩面豈相需殷而相遇踈耶抑抱璞含輝不欲輕洩其奇也今春先生枉顧寒齋出其全稿示予予息心披誦具見根柢深厚識力高超每作必尋題間出語不經人道光怪陸離中仍歸清真雅正之範而貫穿經史則渾渾芒芒吸其髓而不噬其膚使閱者不能摘其某句本於某書蓋駸駸乎食古而化矣顧或以李廣數奇棘闈屢躓遂疑文人少達多窮爲先生惜余曰不然文章有

神交有道窮何病惟窮然後見至文余自惟荒落非能知文者先生之窮不終窮先生自知之有知先生者先生與共衡之雖然讀先生之文諒無有不知先生矣

曾守一序

曹龍樹養雲精舍文集四卷 星湖詩集二十七卷

乾隆乙卯授學於臯始得識星湖明府又其署見四壁題咏無美不備其論詩力別唐宋之界蓋此道中三折肱者矣由是往來酬唱獲睹前集其自山居讀書以至公車待

詔內廷秉鐸出宰鳴琴一一如在目前大哉觀乎夫詩以言志志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七十六

以指事志與事視乎其人其人而非詩人也者雖日齋筆硯坐卧林泉以爲詩而不可以言詩其人而詩人也者雖卒卒於風塵鞅掌計從容嘯咏歲月曾不得什之一二而時時事事莫不有詩意存乎其中且其所爲詩者攷於古證於今山川風土時物人事無不具學問政事於是乎在是故國風採諸下而小雅發端鹿鳴皇華四牡下逮天保采薇君子學而仕者之詩本末賅備彰彰如是也今明府家星子匡廬山下柴桑栗里之間五柳高風猶有存焉者其地爲周朱過化六

朝唐宋詩人萃薈之區明府上溯數千年而與居與稽詩之源流畢會已由是出而浮彭蠡涉江淮越河濟登恒泰游京師所見愈大其詩愈富更雍容於文學侍從諭教虎門端闈間辟雍一篇孟堅復作非詩之和聲鳴盛者乎泊乎鳧舄南飛戴星告瘁弦歌不輟使槎則往來越吳輶車且遠役京雒越三輔長城以外憑眺游覽益足以壯其才華而助其吟興且凡所官之地公句興作雨暘耕穫廢置損益之舉靡不系之以詩詩固非無爲而作也是則學問政事皆於詩見之至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七十七

於公事之餘花晨月夕招寮友樂閒讌諸之意又何所不存焉明府不誠無愧乎詩人者哉斯詩不誠所謂大集者哉僕所見如此請以質世之論是詩者

嘉慶元年八月旣望同門愚弟揚州黃洙拜題於雉水書院之露香草堂

汪迴瀾召半山房詩草

查振旛文集四卷 正吾堂詩鈔二卷

善夫鄭子荔鄉之言詩也曰詩本於風風動物也遇水則綺

而文至焉遇木則籟而聲至焉此言極乎自然而無一毫矯飾於其間是故率易則公安派也鑑率易而矜持是祖紹述而禪盧仝也鄙俚則豁達老也戒鄙俚而塗澤是祖義山而禪飛卿也性毗陰陽而情畸輕重固已相非而互相笑矣而不莊不老之流又復出入兩端無所住持當夫秉筆構思逆揣風尚竊恐不當時人意雖一二軼材乃皆熾於名心而莫能自主又安所得真性情而寫之余嘗持此衡世鮮能出其窠臼是徒仇松使而災棗梨也乃今讀正吾堂詩而遽然覺

矣夫學詩者必於古人中置一座 而先生則於古人外樹一幟非可以朝裁而暮蔭也由其藏積者富而涵養者醕故能意餘於匠情深於文酌文質之體而出於中歷變化之途而歸於正取而譬焉山輝川媚其金玉之精乎吾未見其有意爲詩也信手拈來天機自發露也吾又未見其無意爲詩也縱懷以往行陣仍謹嚴也其間表章忠烈游覽山川及夫贈荅往來之篇詠懷寫物之什不雕不璞亦雅亦真豈若自詡白戰而羌無故實者所可同日語哉若夫玉溪之咏

錦瑟元九之憶雙文豔詞側體雖文人之慧業要未嘗犯其筆端尤可見用心正大而非僅以游戲爲文章者時代越矣惜不能起竹垞漁洋諸老與之對壘而軍令鯁生輩搖頭吐舌而竊從壁上觀也按先生家匡山蠡水之間鍾氣靈淑承前進士蠡令畚莊公遺訓力學積行孤潔自守旣舉孝廉益砥礪修途弗懈漕運總督許秋巖先生辟置幕府亦鬱鬱不能久居晚年不復上公車惟講學匡山南北問奇者戶外屨滿而先生登臯比座終日口講指畫而其神不倦亦可謂詩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七十九

人之窮且益堅者矣余與先生里居相越生平無杯酒歡然撫其文可想見其爲人是亦尙友之意歟時秉鐸蒲水少君愛亭先生來游槐舍固得借讀是集不啻獲夜光木難而什襲焉急命鈔胥徧傳庠林他日少君見之得毋歎門堂之有

太傅乎

段驥鱗序

羅克藻豔亭詩集 醫鏡 本草記物

曹燿年霽岑詩集四卷

高情屬天雲秀氣衝星斗乃能含英咀華揚風挖雅如我霽

岑世長的是詩社宏才信口成吟總諧聲律隨時染翰皆本性情攄蠡湖廬嶽之菁英寫蟻浦琅山之物色匪縈心於射雉早贊烹鮮常叶韻於棲鳥爭傳浴白白鳥詩有浴通海水千層白句繪西園之八景居然鯉步追趨賦東臯之兩歧奚啻漁陽載頌歌陟屺於三清院裏長奉慈雲勤執業於雙瑞堂前親承

化雨清飈時發逸興遄飛何處吹簫猶憶小紅低唱此間養竹還看新翠紛披領潘縣之春華彷彿杜陵之秋興薇開庭下渥一

樹之雨香梅落堦前空三更之月影落梅句三更庭樹月空明挹佳人於

### 星子縣志

###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八十

空谷無言自芳接高客於騷壇有懷俱韻咏物則蟲魚花草韻入新風懷人則鷓鯉關山情深舊雨覽吳園之叢桂步處

聞香有晚步吳園看桂詩題嵇閣之海棠組餘生色嘗題梁谿女史組餘集春夜海棠吟

電流海浦拖百丈之采虹觀海調有掣電拖虹之句星落江天滾一丸之

青黛一丸青黛滾江天是落星石警句欣逢佳日快覩名篇吟好景於篆香

樓前雲霞繞榻紀勝游於紱堂詩後烟雨成鬢跋詹紱堂孝廉西湖詩有

烟鬢迎送斯無愧七步之章豈徒儲一倉之卷馳風流於江

左可續玉堂別品第於湘東堪留金管輕裁花骨白桃偕綠

萼爭妍豔織錦裳絳雪與紅霞並燦僕以毘陵下士得瞻滕

閣高才景詩派於栗里柴桑想吟情於柳橋筠舫此日桐花香吐共聽丹山雛鳳之聲他年瓊樹烟高行看紫閣文鸞

之瑞史英拜題

彭鳳城西岐詩集八卷

周鑑修身立命錄 幽光志

徐瀾友悌經二卷

徐德孚幼幼集成解一部 醫學秘要一部

星子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下

八十一

崔運通地理管窺一得一部

徐鶴齡榻外草四卷續榻外草二卷

